



我在電控系的十三年

● 梁勝富

算算日子，到交大已經將近十三年了。從新鮮人到博士後研究員，本系也從控制系改名為電控系。當年，大一剛進交大時，光復校區系館只蓋到工四館，整個南半校區都還是廢棄的日新營區。從我們這屆（83級）起，控制系大一就住進光復校區八舍。這十幾年來變化確實很大。從當年，被大家認為交大畢業後就到馬路上指揮交通（交通大隊亦簡稱交大），或去鐵路局開火車，到今天被譽為台灣高科技產業的搖籃。

大三才開始讀控制系

雖然在控制系待了這麼久，我對這個系的參與倒是從大三才開始。大學時代，我常說我唸的是交大「歌仔系」。大一升大二暑假，因緣際會，參加了台灣歌仔學會的研習班，開始認識歌仔戲詩樂和諧的表演特性，所謂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進一步瞭解後，才知道其迷人之處。大二時興沖沖的創立交大歌仔戲社，所以交大是台灣最早成立歌仔戲社的大學之一（1991年和台大同時成立），不過在和尚學校經營歌仔戲社還蠻難的，雖然「千里路途四五步，百萬雄兵二三人」，我們還是得常常到清華人社院去挖角。當時，我們較著重在文武場與唱腔的學習，比較少肢體身段的訓練。社團辦公室是在日新營區的四合院舊營舍，中間有一塊小草皮，在草皮上唸歌拉曲，清風吹拂，豈不快哉。只是苦了對面鋼琴社的同學，得在嗩吶與鑼鼓聲中，含著淚光彈著「月光」。那時候，註冊有班代負責收學生證，所以我可能連控制系辦公室在哪都不知道，那時候比較常拜訪的是課外活動組。

到了大三，有一次去爬皇帝殿，不小心扭傷右腿，那次腿傷好幾個月才痊癒，行動全得靠左腳單腳彈跳，相當不方便。第一次覺得交大校園太大，從宿舍到教室的路途竟然那麼遙遠。既然行動不方便，就認份當乖學生吧。認真上了一整年的課，成績也還不錯，慢慢培養出興趣，就下定決心繼續（嚴格講是開始）走工程的路。說到控制，當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倒



▲ 第一次粉墨登場扮演老生



▲ 歌仔戲社在日新活動中心進行武場練習

單擺系統。這系統就像小時候打掃不認真，把掃帚倒放在手指上玩一樣，要往前走又不能讓掃帚倒下，一味地往前衝則永遠達不到目的地，因為倒下就得重頭開始。控制這門學問果真醞藏些人生大道理？

傳統音樂與現代工程的結合

研究所階段，控制系已漸漸擴張研究領域，成為含括電機電力、控制訊號、與資訊智慧三大領域的電機與控制系。又一次的因緣際會讓我有機會將傳統音樂與工程科技結合而成為研究題目。當時林進燈主任剛回系上不久，導引我對模糊系統與類神經網路的研究興趣，而剛從史丹佛大學電腦音樂與聲響研究中心 (CCRMA) 回台的本系系友蘇文鈺博士亦帶回音樂合成的研究方向。結合之前對傳統音樂所下的功夫，使得我有機會對中國樂器進行一系列從物理振動機構模擬到音樂合成的研究。這個階段的研究工作相當愉快，因為自己不同階段所累積的經驗與學習的成果終於有機會能夠融合在一起。

對交大的期許

結束學生階段後，我又留在系上服國防役，協助大型研究計畫的執行，總算能夠對系上有一些回饋，也會在交大再待一段時間，繼續觀察這個學校。交大對我而言，有兩大特點。首先，她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學校，不管是研究成果或研究領域，一直充滿爆發力，這也是最為人稱道的。其次，在交大當了這麼久的學生，我發現她是一個跟學生互動良好的學校，這是我認為除了研究活力外，最好的特質。住宿與交通是學生在生活上最在乎的兩件事，交大對學生所提供的床位 (包括爭取國宅以供住宿)，在國內可說數一數二，而環校機車道的設置更可謂創舉。我經歷過機車禁行入校到機車道設置的過程，交大總是有辦法激盪出保障學生權益的辦法，並願意實行，這也是交大校友認同感這麼高的原因之一。希望這優良的特質能繼續保持，我相信交大校友也必定會在不同領域以不同方式回饋母校。

梁勝富學長小檔案：

學歷：

- 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工程研究所博士

現職：

- 交通大學電控系研究助理教授